

高陽
作品

高阳
◎ 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铁面御史



TIEMIANYUSHI



华夏出版社

I247.5/374+22

2007

高阳作品

铁面御史

高阳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面御史 / 高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5080-4416-3

I. 铁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9240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铁面御史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垢文涛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1/16

印 张: 15.25

字 数: 239千字

版 次: 2007年10月北京第2版

印 次: 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西门外，前临官道，后临运河的接官厅，已收拾得焕然一新，门楣上结着簇新的红绸子彩球；院子里搭起了高大的席棚，棚下设着乐户伺候的鼓吹。厨下越发热闹，宿迁城里第一家大酒楼“醉好春”派出来的上下手，洗剥的洗剥，割切的割切，掌勺的掌勺，烧火的烧火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近午时分，知县张华山鸣锣喝道，来到了接官厅。这位县太爷，向来架子极大；下了轿向站班的县厅、主簿、典史这些僚属，略微点一点头，随即问道：“马老爷呢？”

马老爷是驿丞，专管公文驿递、官员迎送，当差极其巴结，问他要车、要马、要伙子，总是一叠连声地回答：“马上有，马上有。”正好又姓马，所以这三个字就成了他的外号。

张华山一县之主，不好意思叫驿丞的外号；那专管公文出入、俗称“四老爷”的典史王通，性好诙谐，又与驿丞最熟，可就不管了，拉开嗓子大喊：“马上有！马上来啊！大老爷驾到啰！”

“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！”马驿丞正在亲自动手挂一幅画；一面回答，一面放下钉锤，赶了出去。

在台阶上迎着知县，兜头一揖，还来不及报告，张华山先开口问道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都好了！”

“筵席呢？”

“厨子已经来了。‘醉好春’八两银子一桌的海味席。另外是三两银子的一桌便饭，两海碗、四小碗、四个碟子，一共五桌——听说这位按院大人带的人不多，一定够了。”

“按院大人”是指巡按御史。那是大明朝特有的官制，论品级，正七品的官儿，与知县一样；论职权，可就天差地远了——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，气派惊人，所到之处，无所不问，无所不管，大事奏裁，小事处决；府、州、县地方官的前程，全在他的喜怒之间，所以听说“按院大人”出巡，无不惴惴然捏了一手心的汗。

张华山却不大在乎。他中了举人，在吏部花了钱，选出来当知县，在宿

迁七年，就不曾见过不受贿的巡按御史；多接待一次“按院大人”，不过老百姓多倒一次霉，供应不妨奢华，红包尽管丰厚，却亏不到他的私囊，只要在上下两季征收钱粮时，加派及浮收一个虚头，就有了着落。虽然这是位新到任的巡按，但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不相信黑眼珠见了白花花的银子会不动心。

倒往往是巡按的随从，常有一个招呼不到，故意挑剔的，所以张华山特地叮嘱驿丞：“千万不要顾上不顾下，眼光只放在巡按身上。须知‘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’。”

“大老爷请放心。这差使我办了不止一年了。”马驿丞拍胸答应，“包不误事！”

“不误事就好。”

“是！”马驿丞恭恭敬敬地答应，“绝不敢误事！”

张华山许了个心愿，作为激励：“等我把这尊‘神道’安安稳稳送走了，我有好差使派给你，调剂调剂。”

“是！谢谢大老爷。”马驿丞单腿着地，恭恭敬敬请了个安作为道谢。

把这些话交代过了，张华山到厅上来休息；他的僚属们都起立让座，“怎么？”他视线扫过，诧异地问道，“孙老师还不来？”

孙老师是县里的学正——学官都称“老师”，俗名“豆腐官”，最清苦不过。

张华山口头上恭敬，心里却看不起孙老师，认为当学官的，都是没出息的人；不过巡按莅境，一县大小官员，都该来迎接，缺一个不妥，所以这样问一声。

“孙老师可怜巴巴的。”王通说道，“一共两名‘轿班’，倒走了一双；大毒日头下，从城里走了来，自然慢了。”

“轿班怎么走了呢？”

“欠人家三个月工钱，豆腐都没的吃了，不走何待？”

“唉！”姓何的主簿叹口气说，“仕途上荣枯如此不同！说起来孙老师与新任按院，还是乡榜同年呢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张华山睁大了眼问道，“你怎么说？”

看他这样的神情，何主簿倒是一惊，只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？回想一下，没有什么错啊！

“我是说，孙老师与新任按院是乡榜同年。”

“真有这话？”

“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，”何主簿又加了一句，“他是方正君子，谅来不会胡吹。”

“噫——！”张华山埋怨似的，“你不早说！”接着大声喊道，“来啊！”

贴身的家人就在他旁边，但要摆官派或者表示将要交代的事十分重要，非这样喊不可。

“噎！”家人张升也用同样高的声音答应着。

“派我的轿子去接孙老师。快，快！孙老师年纪大了，不要在路上中暑昏倒，那可是不当要的事！”

“噎！”张升又答应一声，佝偻着腰，疾趋而出。

轿子怕大太阳晒，就停在席棚下；轿夫找不到——他们知道一时不得进城，偷闲躲到凉快地方赌钱去了。等找了来，张华山已忍不住发脾气，“混账王八羔子”地大骂了一顿。

轿子刚抬出门，王通眼尖，指着说道：“那不是孙老师来了？”

果然是孙老师，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件旧实地纱的蓝袍，背上整个儿湿透了。

张华山慌忙迎了上去，执着他的手，亲切地嗔怪：“孙老师你也是，轿班走了也不派人跟我说一声，我拨两名给你就是了。大太阳底下走了来，叫我于心何安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！安步当车，总算也走到了。”一面说，孙老师一面翻着眼看这位县太爷，仿佛不解他今天何以这样子客气。

客气还不止于口头，张华山叫人替他抹汗、打扇、泡来供巡按享用的“六安茶”，还要奉他上坐。孙老师再三谦辞，说到“朝廷体制所关，不敢僭越”，张华山方始让他在左边坐下。

大家心中都明白，一向看不起孙老师的县太爷，为什么忽然如此恭敬。王通嘴快忍不住动问：“孙老师，听说你与一位贵人有旧？”

“你是指新任按院刘少鹤吗？”

新任巡按刘天鸣，字少鹤；听孙老师这样称他，张华山便知同年的话绝不假，随即答了一句：“是啊，是说按院。”

“说来惭愧！”孙老师摇摇头，啜了口茶；望着空中，老眼中有凄凉感慨之色。

“说说何妨？”王通问道，“你们是乡榜同年？”

“不但同年，还是同窗。”孙老师徐徐答道，“我跟少鹤最好，一起入学，一起中举，名次还是我高些；到了会试就不同了，他联捷成进士，我三赴礼闱，名在孙山以外，母老家贫，不得已赴部候选，选上了这么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学官。唉！”

“作育人才，清高之至。不比我们，”张华山指着他的僚属说，“都是风尘俗吏。孙老师，你不必愁，‘六十无肉而不饱’，豆腐不能再吃了！包在我身上，叫你天天吃肉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孙老师拱拱手，“我也甘于藜藿了。”

尽管他愿意清贫自守，张华山却下定了决心，要替孙老师额外弄些好处。这是条路子！他在想，知县九年任满，自己在宿迁还有两年，这两年把巡按敷衍好了，只要不出纰漏，就升任知州。倘或巡按的考语考得格外好，说不定超擢知府——本府的淮安府，是个一等一的肥缺，要弄到手，真正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；如果心稍微狠些、手稍微辣些，这一任知府下来，尽可告老还乡，优游林下了。

转着这一连串的念头，他飘飘然浑身轻快。后半世的良田大宅，美妾姣童，都要从孙老师身上生发，这尊财神福星，岂可不巴结？于是他转过脸来跟县丞商议。

县丞名叫杨守文。除了知县就是他大；所以张华山对他说话，称呼和措辞比较客气：“守文兄，作育人才是百年大计，地方上该置些学田。明天请你约几位绅士来，请他们想点办法。这件事就奉托了，务必办成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学里的事，我一定尽力。若说要叫孙老师过几天舒服日子——”杨守文停了一下，笑笑又说，“只怕缓不济急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另有办法。”张华山环视四周，这一次找上了居于末座的巡检，“赵士龙！”他直呼其名吩咐，“你每天给孙老师送五斤猪肉，一斗白米。”

巡检管收税，油水甚肥；赵士龙奉命唯谨，赶紧站起身来答道：“遵办！遵办！”

孙老师觉得受之有愧，预备辞谢；刚要开口，张华山按着他的手，抢在前面拦阻。

县丞杨守文、巡检赵士龙原是知县张华山一路上的人，也帮着相劝，你一句，我一句地，不容孙老师有插嘴的空隙，只得罢了。

换个话题，又谈到了巡按御史。这时才是孙老师一个人的话；谈了刘天鸣

的许多往事,看起来是个脾气很倔的书呆子,张华山心里不免嘀咕。

“不知刘公在贵州的政声如何?”他试探着问。

“‘云贵半月天’,道路修阻,音问甚稀,我倒不大清楚。”孙老师想了想说,“不过,由偏远省份,调到南直隶来,可见得我这位老同年,颇受朝廷的器重。”

“是,是!”张华山附和着,还要想说两句恭维刘天鸣的话,让一骑到门的快马打断。

骑了快马来的是睢宁县的差役,专程来投一封信。信是睢宁的知县所发,他奉了巡按的面谕,通知张华山不必迎接,也不受招待,说是到了宿迁,自投驿馆,不劳费心。信上又隐约暗示,这位刚刚上任的巡按御史,不易伺候,诸事都要当心。

看完了信,张华山上上了心事。不过表面极其沉着,犒赏了来人,才宣布这个消息。大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扫兴,其次方想到刘天鸣的为官,与以前作威作福的巡按不同。但是,再想下来,各人心情就大不相同了,像孙老师,有此一位清正如昔的老同年,自然钦佩而欣慰,其余的人就不免或多或少地起了警惕。

“可惜了八两银子一桌的海味席,只好自己享用了。”张华山故作豁达地说。

三伏天气,扫兴而又担心,当然没有好胃口,一席盛筵,草草终场。张华山回到县衙门,连官服都顾不得换,立即吩咐张升:“传三班六房到花厅来,我有话说。”

这三班六房,就算是县大老爷的“文臣武将”。文的是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的书办;武的是皂、壮、快三班的隶役——这三班又有内外勤之分:皂班掌管监狱、值堂、行刑,是内勤;壮班管抓捕盗贼,快班执掌侦缉,都是外勤。而壮班和快班的职司,实在无甚分别,所以都称捕快。

宿迁县的捕快头儿,名叫卫虎。提起此人,城里城外无人不知;五十出头年纪,瘦瘦小小,穿一件打补丁的黑布袍,戴一顶退了色的红毡帽,走到人面前,连小孩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。可是要一提“卫头儿”三字,哪怕是一等一的大力士,也会兴起一种蓦地看见一条毒蛇的感觉。

卫虎是张华山面前的红人,自然也是心腹——第一号心腹。因此,当三班六房的书办、皂隶和捕快集中花厅,张华山郑重告诫,这位按院大人与众不同,各自检点,诸事小心以后,特别把他留了下来,有一番密议。

既是“密议”,自然都是些不能为外人道的话;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,提

出来检讨一番，该掩饰的掩饰，该弥补的弥补，该压制的压制，总而言之，不能让新任巡按知道。无奈这两个人平日造的孽太多了，一时竟有些茫然，好像一团乱丝般，不知头绪在哪里。

先搁下这方面，谈到对巡按那面的“打点”。这是早已准备好了的，一共两千两银子，巡按和他的手下，各分一千；如果不够，由张华山斟酌情形增添，事后再来算账，无须再议。现在要商量的是，孙老师那一条路子，如何去把它走通。

“今天我才知道——别看那股穷酸相的孙老师，像个三家村的‘猢猻王’，竟是按院的同窗好友，乡榜同年。这个人对我们大有用处，非得把他收服了不可。”

“是！”卫虎心想，这无非要钱，便即答道，“请大老爷酌定了数目，我马上备齐了送去。”

“这倒不忙，难处是怕他不肯收。”张华山把托县丞设法办学田，以及命令巡检每日供应食料的经过，讲了一遍，接着又说，“现在情形又不同了，非把他拉在我们这一边不可。学田的事，缓不济急，送些猪肉白米，情分不够。我想要筹五百两银子送去了，他肯收就好办了，只怕不肯收，如之奈何？”

“总有办法好想。”卫虎慢吞吞地说，居然是恹恹儒者的神情。

张华山看他低头不语，便知他正在大动脑筋；而且要不了多久，便有绝妙的办法想出来，所以他抽空吸了一袋“淡巴菇”，静静等着。

“大老爷！”卫虎真的要不了多久，便抬起了眼问，“非要他听话不可？”

“当然啰！”

“那么，一个人敬酒不吃，就只好请他吃罚酒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张华山想一想，点一点头；声音越来越响，见得他已有所领会了，“是如何的一杯罚酒？”

“要看大老爷的意思。”卫虎踏上两步，附着张华山的耳朵，咕咕噜噜说了好一会。

“好，好！”张华山一叠连声地说，“就是这么办！都交给你了。”

“大老爷请放心！”卫虎低声又说，“提起孙老师这条路子！我倒还有话禀告，有条路子，我已经搭上线了，大老爷要不要走？”

“路子越多越好。你说，是怎么一条路。”

“这条路‘通天’，走得吃力；走到了，可就不管他来的是怎么一个狠角色，

都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张华山极兴奋地说，“快说，快说！”

他要快，一个偏偏慢条斯理地，先向外看清了没有人，才从靴页子掏出一支水笔来，在手掌上写了两个字，向上一照。

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：“刘瑾”。

刘瑾是宫中执掌钟鼓司的太监，极受接位不久、年轻而好嬉游的正德皇帝的宠信——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，一共八个，号为“八虎”，刘瑾就是其中张牙舞爪的一只白额虎。能搭上这条路子，恃为奥援，天大的事都有了担待，所以张华山大为兴奋，不但力赞其成，而且对卫虎也越发另眼相看了。

不过，这条路子正在进行，还没有到走通的时候，所以卫虎还不敢肆无忌惮。回到班房，独自盘算了好一会，唤来几名心腹，悄悄叮嘱了一番，分别展开了秘密的布置。

最后还剩下一个，名叫王狗子，是卫虎手下最狠的角色；他还没有派到差使，所以这样问道：“头儿，今天没我的事吧？没我的事，我到‘醉好春’去走一趟，趁早把喜筵定了下来。”

“慢着，要改日子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问了这一句，王狗子忽然意会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想是按院大人要来了，不得不避一避？”

“嗯。”卫虎点点头，“取本皇历来！”

翻了翻皇历，卫虎挑了七月二十四，也是个“大满棚”的好日子；这一天是七月初八，有半个月的工夫，新任巡按早就勾当完了公事，到别县去了。

2

卫虎续弦，王狗子算是大媒。这个媒人完全不懂做媒的规矩；其实也不必懂，懂了反而不好，因为这头亲事，根本就不是从规矩道理上来的。

敲开了门，门里的尤三一见是王狗子，马上脸色就变了，但不敢不敷衍，那龇牙咧嘴硬挤出来的笑容，比哭都还难看。

“便宜了你，尤三！”王狗子跨进门来，一只脚踏在板凳上，仰着脸说，“跟你老婆多做半个月的夫妻。你听清楚了，日子改到七月二十四。”

“王，王大爷！”尤三结结巴巴地说，“这件事，实在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王狗子不容他说完，一声喝，“我看你是犯贱！一百二十六两银子，买你老婆这个破货，你还噜苏？”

“老天爷在上头，”尤三气急败坏地，“原来只借了卫头儿二十两银子，利上滚利，滚成这个样子。做人要讲良心！”

“你说谁没有良心？”话落手起，王狗子一巴掌扫过去，把尤三打得跌跌冲冲，撞到了土墙上。

站定脚，捂着脸，尤三的眼都红了，但是，他还是没有那个胆量跟王狗子斗一斗。

“你他妈的，也不想想，你老子死了，睡的棺材，是哪里来的钱买的？利上滚利，你不会不叫它滚么？废话少说，”王狗子走过来，当胸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，瞪着眼说，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此刻再替卫头儿做个主，拿一百二十六两银子来，还你老婆的卖身契！”

嘴里在吼，手上也加了劲，抓住那个老实人的衣服，推来操去，把尤三搞得头昏眼花，大声喊道：“放手，放手！”

越是这样喊，王狗子越不肯放，而且变本加厉了；他是开道神般的身坯，手往上一提，尤三顿时双足凌空，然后他使劲往墙上一推，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问道：“你说，你是舍不得老婆，还是舍不得命？”

尤三被王狗子推抵在墙上，丝毫动弹不得！氍毹一只大手压在胸前，连呼吸都觉困难，哪里还说得出口？唯有口中发出“嗨，嗨”的怪声，拼命挣扎，但怎么样也逃不出王狗子的手掌。

一个不肯放手，一个已翻白眼，就在这快要出人命的当儿，听得一声凄厉的叱斥：“姓王的，你好狠的心！”

王狗子不由得就松了手，转脸看时，布帘掀处，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少妇，闪了出来，穿了一身青布裙，大概正要梳头，一头漆黑的长发，从肩上甩了过来，握在极白、极丰腴的手里。她有一张长圆的脸，生了一双丹凤眼，在此愤怒的时候，特别显得有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——王狗子不由得有些气馁。

“你逼死他也没用，有话跟我说。”

“尤三嫂，”王狗子想到半个月后，她的身份便大不相同，越发陪了笑脸，“我不过跟尤三闹着玩。转眼大家要结成亲戚了，应该客客气气的。喏，”他转过身来向正在喘气的尤三作了一个揖，“我陪礼，我陪礼！”

“哼！”尤三嫂冷笑道，“你少来这一套！说吧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奉了卫头的差遣，来送个信，改了七月二十四的好日子。到那一天，尤三嫂，你就成了我们的卫大嫂了——金镶玉嵌，绫罗包裹，真正好风光！”说着，王狗子把眼斜瞄了过去，盯着尤三那件打了补丁的竹布衫。

尤三把头低了下去，是自惭形秽，觉得配不上他妻子的神情。尤三嫂的脸却越发板起来了，胸脯起伏着，仿佛有句话，几次三番冲到喉头，又咽回腹中似的。

“怎么样？”王狗子看着她问，“有你一句话，我就好回去交差了。”

“好！”尤三嫂咬了一咬牙答道，“你们不是要人吗？到时候来抬好了。”

王狗子把大拇指一翘：“女中丈夫，有担当！这才真的配得上我们卫大哥。”说着，作了个告辞的姿势。

“且慢！”尤三嫂把他喊住了说，“当初原说再贴我一副妆奁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这话自然算数。不过——”

“好了，”她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你再叫卫家送二百两银子过来，妆奁我自己来办。还有把那张借契，明天一起给我送来。”

“明天？”

“你不放心？”尤三嫂冷笑说，“宿迁县里，谁不知道卫头儿？就算无凭无据，还怕人逃得出你们的掌心？”

“这倒是真话。”王狗子想了一会，说，“明天可不行，过个几天，我一定给你送来，总让你还来得及办嫁妆就是了。”

王狗子算是做事扎实，防着万一到巡按御史“放告”时，尤三夫妇收回了借契，便好去控告卫虎强占霸娶，所以那张借契，还要暂留一留，等按院过境，才能给她。

* * *

按院刘天鸣就在王狗子离开尤家的那一刻，已经悄悄到了宿迁县；他预先派了从人安排，绕城而进，在东门外的鲁肃庙，借了两间空屋住下——明朝的制度，文臣武官，都可以自畜家将，作为护卫；刘天鸣有两个家将，一个叫李壮图，一个叫林鼎，都是四川人。等在鲁肃庙略略安顿好了，刘天鸣把他们两人找来，说要进城私访。

这套花样，他们在西南是见惯了的；自入江苏省境，这还是第一次，所以

李壮图脸上略有踌躇之色。因为入境尚未问俗,而且地形不熟,口音不对,他们负有暗中保护的责任,干系甚重,不能不谨慎。

“大人此番是上任,”李壮图说,“等到了任上,细细询明各地情形,再出来私访,比较妥当。”

“妥当是妥当,”刘天鸣笑道,“只不过到那时候怕访不出什么来了。你们不必担心,快去改装。”

听得这样吩咐,那两人唯有遵命。林鼎扮一个“货郎儿”,挑一副南北杂货无所不有的担子;李壮图扮成身背药箱,手摇串铃的走方郎中;刘天鸣自己扮作会看相的游方道士,用竹竿撑起一条布幌子,捏在手里,幌子上七个大字:“小纯阳相天下士”。

李壮图摇着串铃开路,林鼎挑着担子,摇着“拨浪鼓”殿后,中间是刘天鸣,由林、李二人前后保护着,进了宿迁的东门。

大街小巷,一路吆喝,李壮图的买卖不错,林鼎也有人请教,只有刘天鸣还未开张;心里在想,这样下去不是回事,得要设法找人搭讪,才能从看相算命之中,访出此地方官的政声来。

正在这样思量时,忽然看见有家人家,主人出门送客;那客人的态度却很奇怪,怒气冲冲,仿佛刚吵了架出来,做主人的一脸惶恐,不断地在说:“请回来、请回来,我还有下情奉商。”

那客人站定了脚,回过身来,断然拒绝:“再没有什么好商量的,我这个媒人,在你们两家当中,把个头都轧扁了。总而言之:男家已经有话,七月二十四日非办喜事不可。男家也不发轿,也不来亲迎——这不是男家不讲道理,发了轿来,你们女家不肯让新娘子上轿,男家这个面子丢不起。到了那天,府上如何,男家不管,反正花轿不到,男家另有准备。言尽于此,尊驾自己斟酌吧!”说完作个揖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送走了大媒的那人,正待回身进宅,转脸之际,不由得站住了脚,心里喝声彩,走江湖的也有这么一副好清贵的相貌!他自然不知道“小纯阳”是按院大人,只觉得清癯秀逸,气度高华,特别是那双眼睛,神采奕奕,不怒而威,一接着他的眼光,心头自然而然浮起一种敬服信赖的感觉。

于是他很客气地问道:“尊驾也会合婚择日么?”

刘天鸣原是有心兜擦,就不会也要说会,何况他本就懂些皮毛,所以点点头说:“星相合参,略知一二。”

“好极了！请里面待茶。”

主人领路，刘天鸣后随，一路走，一路打量；房子不甚华丽，但用的是上等材料，建得极其坚固，可知主人家是不尚表面的殷实人家。果然，等请教姓氏时，那人自道名叫朱建伯，并不讳言他是白洋河镇的首富；因为城里有好些买卖要照料，所以建了这所房子，作为歇脚之处，家还是住在镇上。

“舍间人丁单薄。”朱建伯说道，“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小名青荷，今年整二十岁。不是自夸自赞，我这个小女，真正是才貌双全！要讲她的外场能干，敢说没有哪个小伙子赶得上。”

“二十岁早过了标梅之期，何以至今不曾出阁？喔，喔，”刘天鸣说，“我明白了。大概是贤伉俪舍不得这颗掌上明珠？”

“倒也不是——”

是朱建伯夫妇太相信星相。青荷在七岁时就已许配了刘老润的陈家。

陈家也是当地首富，他那长子名叫陈家骐，比青荷大四岁，颇肯读书上进，而且虽然生在富家，却无浮华习气，是个好子弟。

“敝处有句话：‘不会选的选高房，会选的选儿郎。’这头亲事，凭良心说一句，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唉！”朱建伯叹口气说，“偏偏好事多磨。”

这一说，刘天鸣格外注意了：“怎么好事多磨呢？”

“我那亲家年岁已高，自然巴望着早点抱孙子；就是愚夫妇，也何尝不想早了了这件大事。无奈前后送过三个日子，不是对小女不利，就是有妨家门。先生，你是行家，当然识得其中利害，请问，我怎么能答应得下？”

原来如此！刘天鸣指着拜匣中的那个四幅梅红全帖问道：“这是第四个日子？”

“对了！”朱建伯顺手把那全帖递了过来。

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谨詹正德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敬备彩舆，喜迓淑媛于归，谨求金诺”；下面具名是：“烟愚弟陈德成顿首拜”。

“这又教我为难了！”朱建伯眉心上打了个极深的结，“今年是甲寅年，小女生肖属羊，羊落虎口，性命难保，怎么好办喜事？”

刘天鸣的幌子上写着他的“行当”，自然不够能说星相之事渺焉无凭，只好这样回答：“既是亲家，总有个商量处，不妨婉言解释，就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挑个好日子办喜事，也不过迟了半年把的工夫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，坏就坏在我那亲家闹意气，媒人也帮着男家说话——那

言语实在厉害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刘天鸣刚才已约略听到了，但为慎重起见，特意再问一声。

果然，朱建伯所说的与他所听到的一样。陈德成下定了决心，要在七月二十四为儿子完婚；如果朱家不发花轿，他们另外备了一位新娘子补青荷的缺。

这事严重。刘天鸣心想，倘或朱建伯固执己见，不但坏了一头婚姻，而且女家也担不起那个被退了婚的名声——

可想而知的，亲家变冤家，陈家一定会四处扬言：“朱家那个青荷是我们陈家不要的！”为何不要？不是不贞，就是命太硬，要克夫家。这一来不但青荷一辈子嫁不出去，说不定还会羞愤自杀，平白毁了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好姑娘，这不正是自己代天子巡狩，化俗移风，为民造福，职司所在，不能不管的事吗？

打完了主意，他把梅红全帖合了起来，神情益发严肃：“我懂足下的意思，要我把这个日子与令媛的八字合参，可有化解之处？不过，我老实奉告，不用推算，就知必是个好日子。”

一听这话，朱建伯既惊且喜，张大了眼说：“倒要细细请教。”

“不瞒足下说，我这幌子上‘相天下士’的这个相字，只相善恶，不相吉凶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逢凶自能化吉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，似吉亦凶。这是我三十年间行过万里路的一点浅历。”

“嗯、嗯，高明之至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朱建伯脸上却是不以为然的神情。刘天鸣自然看得很清楚，不过他也不急，话还只开了一个头，说下去一定可以让他信服。

“至于合婚择日，世俗相沿如此，实在没有什么道理。足下请细想，古往今来，许多姻缘，成就于仓卒之中，既来不及挑日子，更来不及排八字，可是那些都是好姻缘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本朝，第一头好姻缘，请问是哪家？”

“这——”朱建伯嗫嚅着说，“这还要请教。”

刘天鸣先不答他的话，站起身来，理一理身上那领青绸道袍，整一整头上那顶黑纱纯阳巾，恭恭敬敬地朝上作了一个揖。

这好像是向朱家祖先敬礼的表示，朱建伯慌忙站了起来，不知是还礼还是谦虚，竟有些手足无措了。

客人却是越显得从容，徐徐抬身，说道：“本朝第一头好姻缘，是太祖皇帝与马皇后的婚配。请问，可是？”

原来他的作揖是为此。“是，是。”朱建伯连连答应。

“太祖皇帝不曾得天下之前，投身滁阳王郭子兴帐下；马皇后是滁阳王故人之女，父母双亡，由滁阳王抚养。许配与太祖的时节，何尝合过八字？那时是在濠州军中，拣日不如撞日，仓卒成礼，谁曾想到贵为帝后？”刘天鸣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微笑着点点头，“尊驾难道记不得这段美谈？”

朱建伯怎会记不得？马皇后就是宿州人。刘天鸣拿这一双天字第一号的人物来作譬，因为来头太大，已经打动了朱建伯的心。

刘天鸣猜到了他的心思，越发不肯放松，紧接着又说了一番委屈求全的大道理——亲戚快要破脸了，就有好日子，新媳妇过门，未见得能邀公婆的欢心；倒不如七月二十四日亲自送了亲去，那时陈德成自觉失礼，疚歉于心，一定会厚待儿媳，敬重新亲家，真正结成一门至亲，岂不甚妙？

这番话说得朱建伯拨云见日，既痛快，又佩服。他实在是把女儿当成命根子，唯恐她受委屈，所以一再要挑个一无瑕疵的黄道吉日；如今听刘天鸣一番开导，恰好利用此机会来达成有利于青荷的环境——不过是自己辛苦一趟，稍觉受屈；但女儿在夫家却是从此受公婆宽容喜爱，那又何乐不为？

于是他一揖到地，表示诚恳受教；随即吩咐备酒，要好好款待。刘天鸣也想借此姻缘，从事私访，只是门外走方郎中的串铃和货郎担上的拨浪鼓，摇得十分起劲，这是催他的表示，不便耽搁，起身告辞。做主人的见留不住，封了十两银子出来作为谢礼，刘天鸣倒也不客气，这种情形他遇得多了，有个处置的方法，把所有的这些谢礼，捐了给同善堂，或者书院里，为清寒士子，添助夜读的膏火。

辞出朱家，天色将晚，三个人互相以目示意，循着原路回到鲁肃庙；李壮图和林鼎，分别向他报告私访所得。

“大人，此地的知县，好用酷刑。”李壮图先这样提了一个结论。

“莫轻下断语！”刘天鸣告诫他说，“且先说你所见所闻，何以见得此地知县好用酷刑？”

“那是受刑的人自己说的。”李壮图从头讲起，“我看了一个病人，受的是火伤——那真是第一次得见有这样烫伤了的人，前胸后背，几乎肉烂见骨。那人自己告诉我他被冤枉牵连在一件盗案里，到了堂上，自然没有口供。知县便叫用刑，刑具名叫‘一品衣’——”

“一品衣？好新奇的名字！”刘天鸣打断他的话问，“何所取义？”

“大人请听下去，自然明白。”李壮图用手势比画着，“两寸宽，三寸长的铁

片，用钢丝穿了起来；每排四块，一共六排，在火里烧红了，往犯人身上一搭，就似穿了一件坎肩似的；胸前背后，炙得吱吱乱响，油烟直冒，大人请想，这还有个不招的吗？”

刘天鸣勃然变色，“竟有此事！”他握紧了拳，使劲捶着桌面，“非追究不可。”

林鼎比较持重，赶紧摇一摇手相劝：“大人，请先息怒！还有内情。”

看到他神色郑重，说话时左右相顾，似乎唯恐隔墙有耳似的，刘天鸣不由得有些惊疑，只重重地点一点头，静等待他说下去。

林鼎是借着一副货郎担，从妇女小孩嘴里探出的实情。“一品衣”原是卫虎所创制，这样一件残酷的刑具，不管加在什么人身上，口供予取予求，要他招什么便是什么——千百年来办理罪案，都以犯人的“亲供”为定罪的根据；有了亲供，不论是情真罪实，还是屈打成招，案子就算结束了。文卷报到上台，这个官儿被认为是个能员，考绩优异，指日高升，所以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，被加上以“一品衣”之名。

刘天鸣听到这里，脸色发青，大口喘气，雷霆之怒，爆发在即；于是林鼎又加以警告。

“此人是一条地头蛇，而且是一条毒蛇；俗语说得好，‘打蛇打在七寸’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大人，我有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“说，说！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林鼎的看法是，只此短短小半天工夫，已探听得卫虎的许多劣迹，可惜的是——一鳞半爪，首尾不全。而且还有勾结江洋大盗的情事，须得慢慢查访。不如先到了任，密查确实，布置齐全再动手，那样才可以致卫虎的死命，为民除一大害。

这最后两句话，刘天鸣不以为然，“这个人，死有余辜！”他说，“明天‘放告’，只要有状子进来，就把他提到堂上，拼着担些处分，活活打死了他！”

“立毙杖下，自然大快人心。不过，大人，死的只是这一个人。要除恶务尽，可就办不到了？”

“啊，啊！”刘天鸣醒悟了，也沉着了。

当时商定了一个宗旨：不动声色。在这个宗旨之下，应该减去那种令人莫测高深的神秘色彩，态度上不妨随和些。因此，刘天鸣派了一名差役进城，到县衙门里去通知自己的行踪。